



除夜雪

宋代 陆游

北风吹雪四更初，嘉瑞天教及岁除。
半盞屠苏犹未饮，灯前小草写桃符。

目录

知识分子的不幸（王小波）	4
幸亏民国有鲁迅.....	8
我最恨的人，救了我.....	11
贫困潦倒中死去的数学天才	13
收藏鉴赏大家康生的大奸大才 (生生)	20
历代名词欣赏（我思我在）	23
狗聊系列 27-28（李江）	27
娅竹专栏 《鹊桥仙》	33
童歌专栏 《纪念伯父王曾汉》	34

《流》杂志编辑



老牛



童歌

诚聘编辑加盟《流》杂志

联系方式: e-mail: magazine.flow@yahoo.com

友好合作 FRIENDSHIP



卡爾加里石油非正式論壇



征稿 CALL FOR SUBMISSION

《流》杂志常年征稿小说、诗歌、散文、随笔、评论、摄影、绘画、书法以及石油工程各类形式的作品，投稿邮箱 magazine.flow@Yahoo.com。

<<FLOW>>, an online literary magazine, is delighted to accept submissions of novels, poems, fiction, artwork, any other innovative literary work, and articles about petroleum industry. Email us at magazine.flow@Yahoo.com。

《流》投稿要求:

1. 文体: 虚构和非虚构, 散文, 诗歌, 小说节选连载, 书评, 影评, 采访, 绘画, 摄影。
2. 长度: 散文, 书评, 影评, 采访一次一篇, 不超过 8000 字。小说节选或连载一期不超过 8000 字。诗歌一次不超过六首。绘画和摄影由编辑酌情处理。
3. 文字: 英文或简体中文。
4. 请附上作者近照和简介。
5. 投稿方式: e-mail: magazine.flow@yahoo.com

其它事宜: 我们是一个非营利杂志, 所有编辑和作者都是基于对文字的热爱无私奉献。《流》是双月刊, 每年二月底, 四月底, 六月底, 八月底, 十月底和十二月底出刊。每期截稿日期为出刊月份的十号。超过截稿日期, 我们会考虑在下一期使用。已发布期刊, 爱城网 780780.ca 查阅。

知识分子的不幸（王小波）



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里，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位武士犯了重罪，国王把他交给王后处置。王后命他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女人最大的心愿？这位武士当场答不上来，王后给了他一个期限，到期再答不上来，就砍他的脑袋。于是，这位武士走遍天涯去寻求答案。最后终于找到了，保住了自己的头；假如找不到，也就不成其为故事。据说这个答案经全体贵妇讨论，一致认为正确，就是：“女人最大的心愿就是有人爱她。”要是在今天，女权主义者可能会有不同看法，但在中世纪，这答案就可以得满分啦。

我也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什么是知识分子最害怕的事？而且我也有答案，自以为经得起全球知识分子的质疑，那就是：“**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

所谓不理智的年代，就是伽利略低头认罪，承认地球不转的年代，也是拉瓦锡上断头台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杀的年代，也是老舍跳进太平湖的年代。我认为，知识分子的长处只是会以理服人，假如不讲理，他就没有长处，只有短处，活着没意思，不如死掉。丹麦王子哈姆雷特说：活着呢，还是死去，这是问题。但知识分子赶上这么个年代，死活不是问题。最大的问

题是：这个倒霉的年头儿何时过去。假如能赶上这年头过去，就活着；赶不上了就犯不着再拖下去。老舍先生自杀的年代，我已经懂事了，认识不少知识分子。虽然我当时是个孩子，但嘴很严，所以也是他们谈话的对象。就我所知，他们最关心的正是赶得上赶不上的问题。在那年头死掉的知识分子，只要不是被杀，准是觉得赶不上好年头了。而活下来的准觉得自己还能赶上——当然，被改造好了、不再是知识分子的人不在此列。因此我对自己的答案颇有信心，敢拿这事和天下人打赌，知识分子最大的不幸，就是这种不理智。

下一个问题是：我们所说的不理智，到底是因何而起？对此我有个答案，但不愿为此打赌，主要是怕对方输了赖账：此种不理智，总是起源于价值观或信仰的领域。不很久以前，有位外国小说家还因作品冒犯了某种信仰，被下了绝杀令，只好隐姓埋名躲起来。不管此种宗教的信仰者怎么看，我总以为，因为某人写小说就杀了他是不理智的。所幸这道命令已被取消，这位小说家又可以出来角逐布克奖了。对于这世界上的各种信仰，我并无偏见，对有坚定信仰的人我还很佩服，但我不得不指出，狂信会导致偏执和不理智。有一篇歌词，很有点说明意义：

跨过大海，尸浮海面，
跨过高山，尸横遍野，
为天皇捐躯，
视死如归。

这是一首日本军歌的歌词，从中不难看出，对天皇的狂信导致了最不理智的死亡欲望。一位知识分子对歌中唱到的风景，除了痛心疾首，不应再有其他评价。还有一支出于狂信的歌曲，歌词如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就是好！
就是好来就是好啊，
就是好！……

这四个“就是好”，无疑根绝了讲任何道理的可能性。因为狂信，人就不想讲理。我个人以为，无理可讲比尸横遍野更糟；而且，只要到了无理可讲的地步，肯定也要尸横遍野，造成全民知识水平的大倒退。

当然，信仰并不是总要导致狂信，它也不总是导致不理智。全无信仰的人往往不堪信任，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无信仰无价值的人正给社会制造麻烦，谁也不能视而不见。十年前，我在美国，和我的老师讨论这个问题，他说：对一般人来说，有信仰比无信仰要好。起初我不赞成，后来还是被他说服了。

十年前我在美国，适逢里根政府要通过一个法案，要求所有的中小学在课间安排一段时间，让所有的孩子在教师的带领下一同祷告。我听了就摇头，险些把脑袋摇了下来。我老师说：这件事你可以不同意，但不要这样嗤之以鼻——没你想的那么糟。政府没有强求大家祈祷新教的上

帝。佛教孩子可以念阿弥陀佛，伊斯兰教的孩子可以祷告真主，中国孩子也可以想想天地祖宗——各自向自己的神祈祷，这没什么不好。但我还是要摇头。我老师又说：不要光想你自己！十几岁的孩子总不会是知识分子吧。就算他是无神论者，也可以在祷告时间反省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这种道理说服了我，止住了我的摇头痼疾：不管是信神，还是自珍自重，人活在世界上总得有点信念才成。就我个人而言，虽是无神论者，对于无限广阔的未知世界，多少还有点猜测；我也有个人的操守，从不逾矩，其依据也不是人人都能接受的，所以也是一种信念。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理应不反对别人信神、信祖宗，或者信天命——只要信得不过分。在学校里安排段祈祷的时间，让小孩子保持虔诚的心境，这的确不是坏主意——当时我是这样想，现在我又改主意了。

时隔十年，再来考虑信仰问题，我忽然发现，任何一种信仰，包括我的信仰在内，如果被滥用，都可以成为打人的棍子、迫害别人的工具。渎神是罪名，反民族反传统、目无祖宗都是罪名。只要你能举出一种可以狂信而无丧失理智危险的信仰，无须再说它有其他的好处，我马上就皈依它——这种好处比其他所有好处加起来，都要大得多啊。

现在，有这样一种信仰摆在了我们面前。请相信，对于它的全部说明，我都考虑过了。它有很多好处：它是民族的、传统的、中庸的、自然的、先进的、唯一可行的；论说都很充分。但我不以为它可以保证自己不是打人的棍子，理由很简单，它本身就包括了很多大帽子，其分量足以使人颈骨折断：反民族、反传统、反中庸、反自然……尤其是头两项帽子，分量简直是一目了然的。就连当初提倡它的余英时先生，看到我们这里附和者日众，也犯起嘀咕来了。最近他在《二十一世纪》杂志上著文，提出了反对煽动民族狂热的问题。在我看来，就是因为看到了第一顶帽子的分量。金庸先生小说里曾言：“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民族狂热就是把屠龙刀啊。余先生不肯铸出宝刀，再倒持太阿，以柄授人——这证明了我对海外华人学者一贯的看法：人家不但学术上有长处，对于切身利益也很惊警，借用打麻将的术语，叫做“门儿清”！

至于国内的学者，门儿清就不是他们的长处。有学者说，我们搞的是学术研究，不是搞意识形态——嘿，这由得了你吗？有朝一日它成了意识形态，你的话就是罪状：胆敢把我们民族伟大的精神遗产扣押在书斋里，不让它和广大群众见面！我敢打赌，甚至敢赌十块钱：到了这有朝一日，整他准比整我还厉害。

说到信仰，我和我老师有种本质的不同。他老人家是基督徒，又对儒学击节赞赏；他告诉我说，只要身体条件许可，他每年都要去趟以色列——他对犹太教也有兴趣，至于割没割包皮，因为没有和他老人家同浴的机会，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是一个信仰的爱好者。我相信他对我的看法是：可恨的无神论者，马基雅弗利分子。我并不以此为耻。说到马基雅弗利，一般人都急于和他划清界线，因为他胆敢把道义、信仰全抛开，赤裸裸地谈到利害；但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对他的评价不低，赤裸裸地谈利害，就接近于理智。但我还是不当马基雅弗利分子——我是墨子的门徒，这样把自己划在本民族的圈子里面，主要是想防个万一。顺便说一句，我老师学问很大，但很天真；我学问很小，但老奸巨猾。对于这一点，他也佩服。用他的原话来说，是这样的：你们大陆来的同学，经历这一条，别人没法比啊。

我对墨子的崇拜有两大原因：其一，他思路缜密，有人说他发现了小孔成像——假如是真的，那就是发现了光的直线传播，比朱子只知阴阳二气强了一百多倍——只可惜没有完备的实验记录来证明。另外，他用微积分里较老的一种方法来论证无穷（实际是论兼爱是可能的。这种方法叫德尔塔-依伏赛语言），高明无比；在这方面，把孔孟程朱捆在一起都不是他的个儿。其二，他敢赤裸裸地谈利害。我最佩服他这后一点。但我不崇拜他兼爱无等差的思想，以为有滥情之嫌。不管怎么说，墨子很能壮我的胆。有了他，我也敢说自己是中华民族的赤诚分子，不怕国学家说我是全盘西化了。

作为墨子门徒，我认为理智是伦理的第一准则，理由是：它是一切知识分子的生命线。出于利害，它只能放到第一。当然，我对理智的定义是：它是对知识分子有益，而绝不是有害的性质——当然还可以有别的定义，但那些定义里一定要把我的定义包括在内。在古希腊，人最大的罪恶是在战争中砍倒橄榄树。在现代，知识分子最大的罪恶是建造关押自己的思想监狱。砍倒橄榄树是灭绝大地的丰饶，营造意识形态则是灭绝思想的丰饶；我觉得后一种罪过更大——没了橄榄油，顶多吃色拉；没有思想人就要死了。信仰是重要的，但要从属于理性——如果这是不许可的，起码也该是鼎立之势。要是再不许可，还可以退而求其次——你搞你的意识形态，我不说话总是可以的吧。最糟的是某种偏激之见主宰了理性，聪明人想法子自己来害自己。我们所说的不幸，就从这里开始了。

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有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总觉得自己该搞出些给老百姓当信仰的东西。这种想法的古怪之处在于，他们不仅是想当牧师、想当神学家，还想当上帝（中国话不叫上帝，叫“圣人”）。可惜的是，老百姓该信什么，信到哪种程度，你说了并不算哪，这是令人遗憾的。还有一条不令人遗憾，但却要命：你自己也是老百姓；所以弄得不好，就会自己屙屎自己吃。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这一节上从来就不明白，所以常常会害到自己。在这方面我有个例子，只是想形象说明一下什么叫自己屙屎自己吃，没有其他寓意：我有位世伯，是工读学校的校长，总拿“二十四孝”为教本，教学生说，百善孝为先，从老莱娱亲、郭巨埋儿，一路讲到卧冰求鱼。学生听得毛骨悚然，他还自以为得计。忽一日，学生把他驱到冰上，说道：我们打听清楚了，你爸今儿病了，要吃鱼——脱了衣服，趴下吧，给我们表演一下卧冰求鱼——我世伯就此落下病根，健康全毁了。当然，学生都是混蛋，但我世伯也懊悔当初讲得太肉麻。假如不讲那些肉麻故事，挨揍也是免不了，但学生怎么也想不出这么绝的方法来作践他。他倒愿意在头上挨皮带，但岂可得乎……我总是说笑话来安慰他：你没给他们讲“割股疗亲”，就该说是不幸之中的大幸，要不然，学生片了你，岂不更坏？但他听了不觉得可笑。时至今日，一听到“二十四孝”，他就浑身起鸡皮疙瘩。

我对国学的看法是：这种东西实在厉害。最可怕之处就在那个“国”字。顶着这个字，谁还敢有不同意见？这种套子套上脖子，想把它再扯下来是枉然的；否则也不至于套了好几千年。它的诱人之处也在这个“国”字，抢到这个制高点，就可以压制一切不同意见；所以它对一切想在思想领域里巧取豪夺的不良分子都有莫大的诱惑力。你说它是史学也好，哲学也罢，我都不反对——倘若此文对正经史学家哲学家有了得罪之处，我深表歉意——但你不该否认它有成为棍子的潜力。想当年，像姚文元之类的思想流氓拿阶级斗争当棍子，打死打伤了无数人。现在有人又在造一根漂亮棍子。它实在太漂亮了，简直是完美无缺。我怀疑除了落进思想流氓手中变成一种凶器之外，它还能有什么用处。鉴于有这种危险，我建议大家都不要做上帝梦，也别做圣人梦，以免头上鲜血淋漓。

对于什么叫美好道德、什么叫善良，我有个最本分的考虑：**认真地思索，真诚地明辨是非，有这种态度，大概就可算是善良吧。**说具体些，如罗素所说，不计成败利钝地追求客观真理，这该是种美德吧？知识本身该算一种善吧？科学知识分子说这就够了，人文知识分子却来扳杠。他们说，这种朴素的善恶观，造成了多少罪孽！现代的科技文明使人类迷失了方向，科学又造出了毁灭世界的武器。好吧，这些说法也对。可是翻过来看看，人文知识分子又给思想流氓们造了多少凶器、多少混淆是非的烟雾弹！翻过来倒过去，没有一种知识分子是清白无辜的。所以我建议把看不清楚的事撇开，就从知识分子本身的利害来考虑问题——从这种利害出发，考虑我们该有何种道德、何种信念。至于该给老百姓（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灌输些什么，最好让领导上去考虑。我觉得领导上办这些事能行，用不着别人帮忙。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对信念的看法是：人活在世上，自会形成信念。对我本人来说，学习自然科学、阅读文学作品、看人文科学的书籍，乃至旅行、恋爱，无不有助于形成我的信念，构造我的价值观。一种学问、一本书，假如不对我的价值观发生作用（姑不论其大小，我要求它是有作用的），就不值得一学，不值得一看。有一个公开的秘密就是：任何一个知识分子，只要他有了成就，就会形成自己的哲学、自己的信念。托尔斯泰是这样，维纳也是这样。到目前为止，我还看不出自己有要死的迹象，所以不想最终皈依什么——这块地方我给自己留着，它将是我一生事业的终结之处，我的精神墓地。不断地学习和追求，这可是人生在世最有趣的事啊，要把这件趣事从生活中去掉，倒不如把我给阉了……你有种美好的信念，我很尊重，但要硬塞给我，我就不那么乐意：打个粗俗的比方，你的把把不能代替我的把把，更不能代替天下人的把把啊。这种看法会遭到反对，你会说：有些人就是笨，老也形不成信念，也管不了自己，就这么浑浑噩噩地活着，简直是种灾难！所以，必须有种普遍适用的信念，我们给它加点压力，灌到他们脑子里！你倒说说看，这再不叫意识形态，什么叫意识形态？假如你像我老师那么门儿清，我也不至于把脑袋摇掉，但还是要说：不是所有的人都那么笨，总要留点余地呀。再说，到底要灌谁？用多大压力？只灌别人，还是连你在内？灌来灌去，可别都灌傻了呀。在科技发达的二十一世纪，你给咱们闹出一窝十几亿傻人，怎么个过法嘛……

幸亏民国有鲁迅

来自民国网

大家知道，鲁迅是民国时期重要的文学家、思想家；也知道他是一位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斗士”，他写文章善挖苦、敢点名，他不在骂人就在骂人的路上，且骂遍民国无敌手。有人甚至列出了被他骂过的人名单，如：林纾、钱玄同、胡适、周作人、林语堂、魏建功、梅兰芳、杨荫榆、陈西滢、章士钊、徐志摩、李四光、马寅初、成仿吾、郭沫若、叶灵凤、潘汉年、张资平、杨邨人、梁实秋、沈从文、施蛰存、朱光潜、文公直、张若谷、邵洵美、邹韬奋、廖沫沙、穆木天、张春桥、吴宓、欧阳兰、邵飘萍、吴佩孚、齐燮元、段祺瑞、蔡元培、郑振铎、向培良、戴季陶、朱家骅、傅斯年、梁漱溟、钟敬文、蒋梦麟、潘梓年、冯乃超、蒋光慈、胡汉民、张学良、马占山、罗隆基、刘半农、张天翼、魏金枝、戴望舒、汪懋祖、老舍、钱基博、章太炎、吴稚晖、胡绳、罗家伦、叶圣陶、茅盾等等。总之，他骂对了一些人，也骂错了一些人。



其中有几位被鲁迅骂得很惨的——

梁实秋，著名文化学者，曾翻译《莎士比亚全集》《英国文学史》，双方对战的焦点在于文学阶级性，鲁迅在《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中大肆开骂。梁实秋也不甘示弱，奋力回击。

陈西滢，北大/武大教授，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民政府常驻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3.18”惨案后，鲁迅认为陈为北洋政府说话，在《纪年刘和珍君》一文中拐弯抹角骂他。

杨荫榆，杨绛的姑母，中国第一位女大学校长，杨极力反对教授搞女学生，彼时鲁迅刚泡到学生许广平，认为杨在隐射他，所以大发雷霆，骂人家是“性变态”。

胡适，这哥俩早年关系十分融洽，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不仅书信往来频繁，还动不动在公开场合互相吹捧。后因政治理念不同，关系逐渐恶化。胡适主张改良，鲁迅主张革命，双方就此决裂。此后鲁迅三番五次痛骂胡适，而胡适却从不做任何回应。事后有人问胡适，他说道，骂人之人骂得不好，我会替他着急，而他一旦骂得太过了，显得自己人格低端，如果骂人使他心里面愉快，我倒替他开心，我情愿挨骂。由此，胡适反而博得了君子美名。

若问鲁迅骂谁骂得最狠？那一定非郭沫若莫属了，他们之间的“骂战”居然长达半个多世纪。当年，郭沫若因不喜欢包办婚姻的原配妻子，就干脆休书一封，而自己则远走日本，和日本的一个贵族女子在一起后生下了五个子女。后来，竟然又抛下第二任妻子独自回国，而后再娶了下一任妻子.....郭沫若的行为受到了鲁迅的强烈谴责，不甘下风的郭沫若直接回应鲁迅是“衣冠禽兽”。后

来，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文中，用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回骂郭沫若：“远看像条狗，近看郭沫若！”

当然，鲁迅也有看走眼、骂错人的时候。地质学家李四光，二人一个是搞文化的，一个是搞地质的，根本不搭边，鲁迅缘何骂了李四光呢？当年这次跨界之骂，还闹得沸沸扬扬。表面看来，是由李四光做了份兼职引起的。1925年，作为北大教授的李四光，还兼任了北京图书馆的副馆长，这事被鲁迅知道后，连发了两篇文章挤兑李四光，并捎带上了馆长梁启超。在文章中很直接地说“两位的薪水每月要一千多，所以此后也似乎不大能够多买书籍”。当时鲁迅只是北大的一名兼职教师，人家北大教授个个富的流油，上下班坐小汽车，虽然鲁迅也坐车上下班，但他坐的是黄包车，有一次车夫不小心摔倒了，鲁迅还被摔掉了门牙。但鲁迅总不至于因为嫉妒就骂李四光吧，况且李四光还是个骑车上下班的北大教授。不过鲁迅这次没有搞明白真相，冤枉了李四光。李四光自从兼任了副馆长之后，就不再领取北大的薪水了，而且兼职的薪酬是500元，李四光只领取了一半，另一半捐给了图书馆。也就是说，李四光每个月只领了250元，对此李四光觉得很委屈，就委托徐志摩写文章为他鸣不平，徐志摩本想劝和，结果也被鲁迅捎带脚骂了。

按说，既然被鲁迅骂过的人很多，那么鲁迅应该处在一种强敌环伺、天怨人怒的生存状态。但请现在的人留意，那是在民国，当年大家生活在骂人无罪的文化气氛中，并不会担心鲁迅的安全。鲁迅骂过的这些人，他们大都在鲁迅死后释怀了，原谅了鲁迅，郭沫若还悼念鲁迅，称鲁迅是“中华民族近代的一个杰作”。

鲁迅因笔闻名，也必然因文闯祸。当时政府曾经通缉他，但他照样大胆写他的革命文章。时任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在兼任教育部长期间，有人向蒋介石告密说鲁迅隐匿在教育部做特约编辑，蒋介石回答：“这事很好。你知道教育部中，还有与他交好的老同事、老朋友没有？应该派这样的人，去找他，告诉他，我知道了这事，很高兴。我素来很敬仰他，还想和他会会面。只要他愿意去日本住一些时候，不但可以解除通缉令，职位也当然保留；而且如果有别的想法，也可以办到。”

一直到1936年鲁迅与世长辞，他身上还背负着一张国民政府的通缉令。但鲁迅去世后，蒋介石仿佛忘记了通缉令的事，特意委托上海市市长参加他的悼念会，并送上一个花圈。上万民众自发参与了送葬，并在他的灵柩上覆盖了一面写有“民族魂”三个大字的旗帜。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将鲁迅评价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

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并将中共在延安创办的文学院取名鲁迅文学院。不过，据 2001 年出版的周海婴著《鲁迅与我七十年》记载，1957 年毛泽东在回答湖南老乡罗稷南的问题时表示，如果鲁迅仍然活着，“以我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作声”。但毛泽东曾于同年 3 月在《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中又说：“我看鲁迅在世还会写杂文……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怕什么的，任何人也不怕。不怕别人整不整，顶多没有饭吃，讨饭，挨整，坐班房，杀头，受冤枉”，因此毛泽东对罗稷南的回答可能只是对鲁迅敢说真话的赞赏。黄宗英在《炎黄春秋》2002 年第 12 期以《我亲聆毛泽东罗稷南对话》撰文证实，她就是现场见证人，“我永远忘不了当时‘对话’给我的震颤，提起这件事，我血液循环也要失常”。1950 年曾有读者向《人民日报》提出类似的问题，时任国务院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的郭沫若亲自回信答复“鲁迅和大家一样，要接受思想改造，根据改造的实际情况分配适当工作。”

此类的假设，都是替故人担忧。但潜在的意思却很严肃：现在我们能有谁可与鲁迅相比？现在的文化环境能不能容下“现在的鲁迅”呢？将来还会有不会有鲁迅似的批评家出现呢？说实话，这个问题我不敢答，你敢吗？

我最恨的人，救了我

来自公众号《春笋作文网校》

罗迪克是一个英国战俘。和许多战俘一样，他被押送到了一座德国集中营。集中营里有近千名战俘，全部是英国战俘。他们被迫忍受着非人待遇，天天像牲口似的，从事着沉重的劳动。幸运的是，罗迪克原是英军一名汽车兵，德国集中营的纳粹兵里缺少汽车兵，就在集中营的战俘中招募司机。战俘里有不少汽车兵，却没人愿意为纳粹开车。只有罗迪克，表示自己很乐意干好这件事。

开车的任务是，将每天被饿死或被杀害的战友运去埋掉。罗迪克当了纳粹司机，变得粗暴残忍。不仅对战俘们吆五喝六，拳打脚踢。甚至，有的战俘明明还没死，只是病得奄奄一息，他竟会抱起他们塞上车。显然战俘们非常憎恨他，并以各种方式警告罗迪克，罗迪克依然我行我素，战俘们恶狠狠骂他：卖国贼，走狗。

纳粹越来越喜欢罗迪克，罗迪克获得纳粹的高度信任。一开始，罗迪克驾车出集中营的时候，纳粹兵一定会押车。后来纳粹索性由他一个人出入了。罗迪克的战友在暗地里袭击他，好几次他险些被昔日的战友打死。在一次被疯狂地殴打之后，罗迪克永远失去了一只手，同时也失去了利用价值。再也无法继续开车的他，像扔破麻袋似地，被纳粹抛弃了。没有了纳粹的保护，罗迪克陷入了战俘们无情的报复之中。

一个雨天，他在孤独凄惨的境况下，死在集中营一个阴湿的墙角里。

六十年过去了，罗迪克家乡的人们，似乎早已不记得他了。罗迪克家族的族人，好像刻意回避着关于他的一切。罗迪克就这样被淹没在了岁月的尘埃里。

忽然一天，英国一家发行量不小的报纸，显著的位置上，登载了一篇题为《救我的人，是我最恨的人》的文章：集中营里有一个叫罗迪克的叛徒，甘愿为纳粹卖命。那天，生病的我并没有死，他却强行把我塞上卡车，对纳粹说准备把我埋掉。可是，令我震惊的是，车到半路，罗迪克停了车，扛起奄奄一息的我，放到一棵大树的隐蔽处，并留下了几块黑面包和一壶水，急促地对我说，如果你能活着，请来看这棵树。然后，他就急匆匆开车走了。

登载这则篇幅很短的故事不久，报社陆续接到不少电话。无一例外，打电话的人都是二战老兵，而且是曾经不幸成为战俘的老兵。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无一例外，这十三位来电话的老兵，来自同一座集中营，那座罗迪克所在的集中营。十三个老兵叙述的故事，几乎都是报上登载的那个故事的翻版：他们被罗迪克放在一棵大树下，死里逃生。尤其令人注意的是，每当罗迪克驾车离开时，对每一个战友说的都是，如果你活着，请来看这棵树。

编发这篇稿子的，是一位从战争中走过来的老编辑。凭职业嗅觉，敏感的他判定，这棵被罗迪克反复提到的树，一定大有内容。老编辑立即组织了十三位老兵，沿着当年死里逃生的路线，去寻找那棵无法判定是否还存在的大树。当一行人来到目的地，山谷依旧，大树依旧。一个老兵率先扑进大树的怀抱，啜泣中，他在树洞里找到一只早已锈蚀了的铁盒子。当人们七手八脚取出并打开盒子，一本破损的日记本和很多张泛黄、发霉的照片赫然呈现在大家眼前。

他们小心翼翼地翻开了日记本：……今天我又救出了一位战友，这已经是第 28 个了……但愿他能活下去……今天又有 20 位战友死去……昨天深夜，战友们又一次狠狠地打了我……可我一定要坚持下去，无论如何也不说出真相，那样，我还能救出更多的人……亲爱的战友们，我只有一个希望，如果你活着，请来看看这棵树……

老编辑的声音早已哽咽，老兵们早已泪流满面。站在树下的每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直到此时才完全清楚，罗迪克一共救了三十六名英国战俘。

今天，仍然活在世界上的，也许还不止眼前的十三个。留在树洞里的关于战俘集中营的日记和照片，是他留给世界揭露纳粹罪恶的铁证。与老兵们分手不久，老编辑所在的那家报纸，很快登载了他采写的罗迪克感人事迹。那处沉寂的山谷和那棵不倒的大树周围，因为报道而热闹了起来。许多人纷纷自发地来到这里，祭奠罗迪克，表达对他的敬仰。理所当然地，罗迪克成为了一名国民英雄。

一个作家来到这座山谷，将不知名野花扎成的花束，放在了简朴的纪念碑上，并在大树下坐了许久。后来，他在自己的一本书里写过一段话。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告诉人们：完美需要代价，而为完美付出代价，没有坚韧不拔忍辱负重的精神，绝对做不到。渴望完美的人生，是每一个人的权力。有时，这种完美因为环境所胁迫，它的表现形式，竟会那样的相悖于最初的愿望，因此造成的误解甚至敌视，一定会形成一种强大的社会压力。而能够为了完美的崇高使命，始终忍辱负重的人，他的名字终将成为完美的旗帜而高扬，譬如罗迪克。

这个世界上，我最敬佩一种人：就是那些在恶劣的环境中宁可负重前行，也不愿苟且偷生的人！

贫困潦倒中死去的数学天才

来自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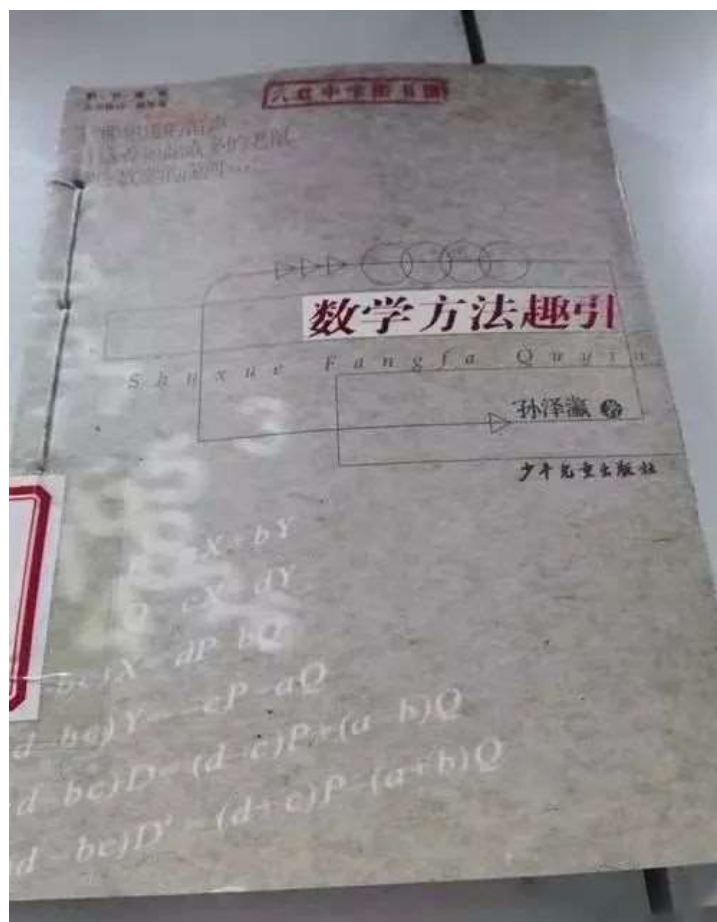


他静静地走了，死前没有留下任何话，他是活活累死的.....临终前，这个中学教师留下一道难题，让整个中国都沉默了。

他，就是陆家羲。

1935年6月10日，他出生在上海一个贫苦家庭，从小成绩优异，尤其对数学情有独钟。1951年，16岁的陆家羲告别家人，只身来到沈阳，考入东北电器工业管理局办的统计训练班。半年后，以第一名的成绩分配到哈尔滨电机厂工作。

在厂子里，陆家羲一干就是5年多，他利用业余时间，顽强地自学了高中的全部课程。1957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得到一本《数学方法趣引》，立刻被那些妙趣横生的世界级数学难题深深吸引了，一连好几天都如痴如醉。当年的陆家羲只有22岁，他只是单纯地对这些难题感兴趣，却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本薄薄的小册子竟然会改变他的一生，为他带来遗憾、光荣和死亡。书中的“科克曼女生问题”早在1850年就被提出，100多年来悬而未决。陆家羲的心中萌生一个念头：我要攻克这个世界难题！只有初中文凭、高中课程全靠自学的中国青年，有如此的志向令人佩服，但搞研究不能只凭热情和决心，知识的匮乏使陆家羲想要继续读书。



1957年秋天，他放弃工作，考入了吉林师范大学物理系（现为东北师范大学），靠微薄的助学金开始了艰苦的大学生活。他曾对人讲过，自己真正热爱的是物理，愿意在此领域里做出更加直接的贡献。但是，搞物理研究需要实验，需要很多物质条件，这些陆家羲不具备，在当时的条件下，他只好先在数学上发力。一支笔，几张纸，一个夜深人静时在宿舍楼道口借灯光的孤独身影。这就是挑战世界难题的全部条件。整整四年，陆家羲没有一天停止过思考，毕业时，他已经基本破解了“科克曼女生问题”（Kirkman's Schoolgirl Problem）。

这实在是令人惊叹的天才大脑！但谁能料到，他即将会遭遇那么多的不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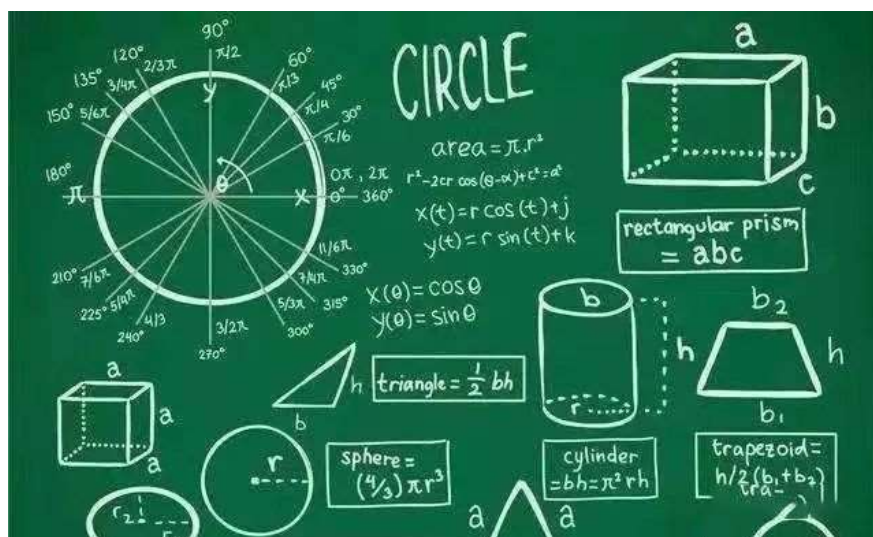
1961年，他把论文：《科克曼系列和斯坦纳系列制作方法》寄给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一年过去了，对方回信“可以投稿”没有肯定，没有建议，就这样将他的成果搁置一边。他苦笑，只继续埋头完善论文。1963年，他再次把修改过的论文，又投寄给《中国数学通报》。又是一年的等待，而回信只有草率的一句：建议改投其他刊物。1965年冬，他把“科克曼系列”推广到四元组，投给《数学学报》。又等了一年，退稿信写着：没价值！三次投稿，三次被退，他耗费多年心血的研究成果，一次次被忽视、一次次被搁浅。他没等来世界数学的宝座，却等来了一场10年浩——“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期间，1966年-1976年，在极左思潮日益弥漫的时候，陆家羲被当成“疯子”，扣上了一顶走“白专道路”的帽子，送到干校进行劳动改造。这给他的精神造成了很大伤害，也使他中断了一切思考。

十年动乱，中国科学几乎停滞了，但世界并不会因此停下脚步。1971年，意大利两名数学家向全世界庄严宣布“科克曼系列”解决了！这枚世界数学金牌从此永远属于了意大利！意大利人将永远引以为傲！而此时的他，却浑然不知，还在傻傻等着有一天国家能把它公开。

直到1979年，当他看到了从北京借来的《组合论》杂志，他“啊！”的一声大叫，随即泪流满面，《组合论》杂志白纸黑字的写着：科克曼问题在国外已于1971年被破解了。破解者是意大利的数学家！他崩溃发狂，嚎啕大哭，这样的结果，他怎能接受？要知道，从1961年起，他就已经得到了“科克曼系列”的成果！意大利数学家的证明比他的证明晚10年！但却比他的论文先问世8年！18年里，他一次次投稿，却一次次被拒，他的青春年华在等待中失去。中国问鼎世界数学巅峰的绝佳机会！就这样错过了。18年的心血苦熬，他与“科克曼系列”永别了！但他并没有因此一蹶不振，而是很快抬起头，望向数学王国的另一座高峰——“斯坦纳系列”。那是与陈景润“歌德巴赫猜想”齐名的另一大世界级数学难题！他恳请校方给他多一点时间研究，但却被拒绝了！长期高强度的脑力劳动和熬夜，使他患上神经性牙痛病，他心一横，索性拔牙。不到一年时间，满口的牙竟然都被他给拔光了……双腮塌陷，瘦的几乎脱相，妻子看他这样忍不住偷偷落泪。

终于，1980年，他完成了“斯坦纳系列”论文。他再次登上了世界数学的巅峰！他激动得目光炯炯，可神情依然肃穆。之前的经验告诉他：能发表，也许比解出这道难题更难！稿件寄到北京，又是石沉大海！他始终活在权威部门视线的死角里，泱泱中华竟看不到这个数学王者！

论文被苏州大学的朱烈教授看到，他有一双发现天才的慧眼。朱教授找到陆家羲，建议他把论文直接寄给世界权威期刊《组合论》。1982年5月，陆家羲收到了正式出版通知与版权签约书。1983年3月，陆家羲的前3篇论文正式发表；4月，后3篇论文一并发表。至此，独自闪耀了130多年的“斯坦纳系列”明珠，被中国的陆家羲最先摘取了！马上，他把相关6篇论文相继寄往美国，仅仅一个月，他就收到了全部回信。一个月啊！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他的学术论文经过中国、美国、加拿大，又从美国返回中国，五段跨国旅程，仅仅用了一个月。相比之前每封信都要等一年的时间，这简直就像是奇迹！多伦多大学门德尔松教授在信中写：“这是世界上20多年来，组合设计方面最重大的成果之一。”捧着这篇信纸，他闭上眼睛紧抿着嘴唇，泪水无声的簌簌而下。



1982年5月，他做了一个重要决定：接受哥伦比亚大学的版权签约书，不收取任何报酬。消息传出，各种声音纷至沓来，有人劝他：何不等等？还有机会取得报酬。有人酸溜溜的讽刺：让外国人发表，就是不爱国。但这些声音他统统不在意：决不能让“科克曼系列”的悲剧重演。



之后的1983年1月，《组合论》杂志给与他的论文极高评价；3月，他的三篇论文出版，撼动了世界组合学领域；4月，《组合论》杂志发表系列论文，他的名字彻底响彻了西方数学界……但讽刺的是，国内竟还对他一无所知！中国有关单位向加拿大门德尔松教授，和滑铁卢大学郝迪教授发出邀请，请他们到中国讲学，他们却感到十分吃惊。门德尔松惊讶地问道：“请我去讲组合数学？可你们中国不是有陆家羲博士吗？”

外国人的话好像特别有分量，主办方马上邀请他参加学术会议。他奋斗半生未能摸进中国科研大门，如今竟被门德尔松这一句话，实现了。终于，他被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同胞看见了。可中国的彗星，为什么偏要等外国人推荐后才被重视呢？！但即使他已名扬世界，包头九中和教育局领导却不知道。就连参加学术会议的400元路费都是他妻子筹借的。

7月25日，中国首届组合数学学术讨论会在大连开幕。加拿大门德尔松先生向他提出邀请，请他到多伦多大学工作。他婉言谢绝了，说：“我国组合学还不发达，我要留在祖国。”门德尔松笑了，钦佩的望着他，还把多伦多大学的校徽赠给了他。会议中，他以特邀代表的身份走上讲台，用中文向全世界数学界宣布：我已经证明了“斯坦纳系列”！顿时，全场沸腾了！



会后，无数惜才的手伸向他：中国应用数学研究所副所长，推荐他到合肥讲学；华南师院、华中师大、兰州大学、大连工学院、哈工大、黑龙江大学邀请他到本校任教。内蒙古大学陈子歧副教授连拉带劝：“还是留在内蒙大学的好！”

这颗金子，终于被人发现了，但并非所有人都发现了……

9月，包头市九中校长，收到了来自多伦多大学的一封信。斯特兰格威校长和门德尔松教授，诚恳地邀请他去加拿大讲学，这两个外国学者，爱惜人才就像爱惜钻石，不论国界。但九中校长却对此不屑一顾“又不会提高升学率！去什么去？”

1983年，是他几乎被累垮的一年。数学研究、论文发表，教课任务……他忙着整理讲学稿，忙着思考“斯坦纳系列”完稿论文。连鞋子露出了脚趾头，他都不舍得再去买一双。他明白，时间和金钱他都浪费不起！武汉会议结束后，他强撑着疲惫不堪的身躯回到家，把衣兜里舍不得吃的桔子，拿出来分给女儿们，便一头栽倒在床，累的再也起不来。妻子帮他盖好被子，他虚弱地勉强挤出一丝笑容，就闭上了眼睛。而所有人都没想到，这个微笑竟是他最后的告别！

1983年10月31日凌晨一点，他永远的离开了。那一年，他才刚刚48岁。他走的太早、太寒碜，躺在土坑上，依然穿着那双露着脚趾头的鞋。一句遗言都没有留，只留下了15箱书和400多元外债，再就是抽屉里尚未完成的“斯坦纳系列”最后一篇论文。在他去世当天，妻子收到中国科学院寄来的45元钱。其中28元是从大连到合肥的路费；9元是他买的一部数学新作报销款；剩下的8元，是他为人代审稿件的酬劳。他一生中唯一从出版部门换来的报酬，就是这8元！

他死了，死的一贫如洗，死的不声不响。包头市新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同志来了；中国数学学会内蒙古分会主席来了；内蒙古师范大学数学系主任来了；好友和学生们恸哭着走向他……



第39卷 第1期
2010年1月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汉文版)
Journal of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 Edition)

Vol. 39 No. 1
Jan. 2010

陆家羲对组合设计的贡献

罗见今

(内蒙古师范大学 科学技术史研究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

摘 要: 论述了陆家羲先生(1935—1983)在组合设计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及其研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和学术影响。陆家羲从1957年起,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孤立无援、坚持不懈地研究组合数学区组设计的若干基本问题,于1983年证明了国际数学界130多年来未能证明的“不相交斯坦纳三元系大集定理”,1984年他的“可分解平衡不完全区组设计的存在性理论”发表,标志着科克曼女生相关问题的解决达到一个新的水平,1984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追授他“特级教师”称号,1989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关键词: 陆家羲; 组合数学; 区组设计; 不相交斯坦纳三元系大集; 科克曼女生问题
中图分类号: N 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735(2010)05-0099-10

1 自学成才

陆家羲1935年出生于上海市的一个穷苦市民家庭,父亲是销售酱油的小商贩,母亲给人缝洗衣服以补家用。他的3个兄姐都因病夭折。他在学校里读书勤奋,成绩优秀,初中毕业前父亲病逝。他15岁到一家五金行当学徒工,工余仍不断自学。在一次抗洪斗争中,他英勇抢险,获得表彰。1951年经短期培训到哈尔滨电机厂任统计员,期间仍坚持自学高中数学、物理、俄语等课程,1957年被东北师范大学物理系录取。

大学时,陆很喜欢数学,自修了近世代数、初等数论、差集理论、有限几何、0-1矩阵及正交拉丁方等理论,阅读了《数学方法趣引》^[1],此书介绍了组合数学中8个著名的问题,曾经华罗庚先生审阅。陆对其中的科克曼女生问题产生了很大兴趣。书上写道“这是非常困难的问题”,“还在未解决之列”,“至今还没法证明”……一共6页的介绍,把这个年青人完全吸引住了,他决心以该问题作为攻坚目标,向孙先生写信请教,并千方百计翻查各种资料,这本小册子把他引到数学大厦的门前,确定了他终生的道路。

大学时代陆家羲不知耗费了多少个假日和夜晚,当同学们去娱乐、休息时,他却在僻静处和路灯下思考、演算。1961年大学毕业不久,他撰成论文“寇克曼系列和斯坦纳系列的制作方法”。在此文中他解决了女生问题,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此文未能发表,遂被埋没。1971年D. K. Ray Chaudhuri和R. M. Wilson著文“科克曼女生问题的解”,解决了这一百余年的疑难,但是,他并没有气馁,他坚信已做工作的价值,决心为中国科学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



2 学术成就

2.1 不相交斯坦纳三元系大集定理

问题与历史区组设计(block design, BD)是组合数学的一个分支,来源于试验设计,应用于统计学和编码理论中。一个平衡不完全区组(balanced incomplete block, BIB)设计是把集 X 的 v 个不同元安排到 b 个区组(子集),使得每组恰含 k 个不同元,每元恰出现于 r 个不同区组,每对不同的元 a, a' 恰出现于 λ 个不同区

收稿日期: 2009-07-10

作者简介: 罗见今(1942—),男,河南新野人,内蒙古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数学史和组合学史研究。

斯特兰格威校长发来唁电：“门德尔松教授和我对此非常沉痛，这对世界数学无疑将是极大的损失……”12月，《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内蒙古日报》，同时刊登了他的讣闻。《人民日报》报道的标题是：“拚博20多年，耗尽毕生心血，中学教师陆家羲攻克世界难题斯坦纳系列。”

1984年9月，中国组合数学学会组织了“陆家羲学术工作评审委员会”，对他一生的研究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1984年底，曾“拒绝”过陆家羲的《数学学报》，终于全文刊发了他于23年前投出的，那篇关于“科克曼女生问题”的论文。1987年，陆家羲的《不相交的斯坦纳三元系大集》研究成果，被国家科委评为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他走的不甘、走的憋屈，他解开了世界性数学难题，但却留下了一道更难的现实问题给我们：为什么会出现“科克曼系列”的悲剧？为什么会有英才早逝的遗憾？而今，那个时代早已成为历史，他的名字仍旧被很多人所遗忘！世人皆知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但如今又有多少人知道他曾为祖国作出的巨大贡献与牺牲？这样的默默英才，我们怎能忘记？陆家羲的研究，究竟有什么价值、地位如何，在数学界自有判断，我们不做过多的评价。但是，价值绝不和经济效益划等号。哪怕陆家羲没有做出直接贡献、没有产生具体价值，单单只是挑战了人类智慧的极限，难道还不值得敬佩、不值得保护吗？

在陆家羲的故事中，我们看到了民族自信的缺乏，我们不仅需要提升对五千年灿烂中华文明的自信，更需要对现在和未来的科学自信。会念经的不是外来和尚，也许就在山后的破庙里。最大的珍珠不在深海，也许就在河边的滩涂中。我们中国历来不缺乏人才和天才，缺乏的是发现人才和天才的眼睛，以及培养、扶持、保护他们的机制。假设，没有国际期刊的公开发表，没有国外学者的主动提及，或许陆家羲这个土生土长的天才将会一直贫病交加，终其一生都被埋没。如何避免这种“墙内开花墙外香，错把朱砂当红土”的悲剧再次发生，才是我们最应该思考的。他的逝去鞭策激励着后辈的努力。他走了，但他的精神永不散。千年中华，雄姿沃土；逝者一问，纵今穿古。

2020年，正值陆家羲逝世37周年的祭日，让我们向这位伟大的科学家致以崇高的敬意。

收藏鉴赏大家康生的大奸大才 (生生)



生生，本名唐承生，自由作家和专栏作者、独立艺术家和评论人，资深收藏玩家和驴友、“思享者”。一贯秉持“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在生活及创作上，特立独行。

康生，历史上一代风云人物，曾经可以呼风唤雨。同时又是一代奸贼，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总结康生的人生，可以用一个“大”字概括，既是大官，大政客，又是大理论家，大学问家，大阴谋家，大坏蛋，还是大书画家，大收藏鉴赏家，还可以贴上许许多多“大”的标签，就不一一罗列了，归纳起来，就是大奸大才。

01 大官康生

最巅峰的时刻，康生曾是党的政治局常委、党中央副主席，还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职务最高时排序在第四位，可谓位高权重，极为尊荣。

康生在党内的资格很老，资历深厚，一直被称为“康老”。他死后的盖棺定论一定是伟大的政治家、革命家，可能还有理论家，只是后来他的悼词被撤销了，换上的是野心家、阴谋家、活阎王等等标签。

我说康生为一大奸，是因为他是大官，大政客，正因为他的官大，才有可能大奸。为什么说他是大奸呢？这其实也不是我这个普通平头百姓能定性得了的，这是最高权力作出的决定，1980年，在康生死后第五年，中共中央鉴于他犯下的严重罪行，决定开除其党籍，撤销其《悼词》，并公布其罪行，并把其骨灰移出八宝山公墓。

康生被称为是人间的活阎王、迫害狂、虐待狂、中国的贝利亚，就是因为他太歹毒，整人无数。早年，他就是中央审查委员，后来延安大整风，他任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实际上是由他执导(执行导演)了抢救运动这场大戏，整了許多人。六、七十年代那场大浩劫运动，康生又是运动领导小组顾问，他是运动的主要核心人物之一，更是整了无数的人，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使许多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那个被整的所谓“叛徒，内奸，工贼”惊天大案，就是由他亲自指

挥并定性制造出来的。还有那个被迫害数十万人、死亡一万多人的“内人党”案，还有“利用小说反党”的冤案，等等，都是他那只毒手一手炮制的。这些历史旧帐，这里也就不一一细翻了。

这里提及这些事，只是想说明一下为什么说康生是大奸。大奸，国之奸贼也，即持国之重器弄权害人的歹人妖孽，大坏蛋！

02 大才康生

可能许多人只知道康生其人，而不知道康生其才。康生的才能，还真不是一般，称之为大才，也是名副其实。在党内甚至党外，在当时整个中国，算是知识最为渊博的人之一，在党内应该是唯一，康生不仅是大才，而且还是通才、全才，下面简单介绍一下他主要的才能。

首先康生是一个大理论家。在党内，他是有名的马列主义理论家，是党的理论权威，这从他的职务就可以看出来。三十年代，在延安他就是中央党校校长。建政后，是中央理论小组组长，《毛选》出版委员会副主任。文革时期，他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中央组织宣传小组组长。这一系列头衔，说明了他的理论水平和地位。不过他的一套极左理论，毒害了中国许多年和许多人。

康生又是一个大学问家。他的学问囊括文史哲艺，文学艺术无所不通，他精通的东西，达到了让人不可想象的程度。他不仅学问范围广泛，而且学术精深，不仅仅只有学术，而且还有技艺技能，比如他精通中国戏曲史，还对京戏特别精到，什么都懂，甚至还能亲自上场，他能打小鼓，打得又好又精湛，小鼓就是京戏乐队的指挥，是整个戏的灵魂。限于篇幅，就不详说康生各种学术上的本领和建树了。

康生还是大书画家。文章诗词书画，是中国最能体现才华的形式和载体，康生的文章诗词就不说了，这里就说下他的书画。在书画方面，康生自视甚高、极高，在绘画上，他自与齐白石比肩，画画落款为鲁赤水，字字与齐白石相对，有与其争锋之意。康生的绘画虽然高，却算不上顶级大师，但在书法上，却是顶级的，著名的文物鉴赏大家陈叔通认为他与郭沫若等人为中国当代四大书家，可是他却一点都看不起郭沫若，说自己夹根木棍子写都比郭要强，又说用脚趾头都比郭写得好。确实，康生的书法是“高书”（明代大书画家徐渭说“高书不入俗眼，入俗眼者必非高书”），不同凡响，独具境界，谓之“康体”。康生书法众体皆能，左右开弓，常用左手书写，别具神采。他同时还精篆刻。总之，康生的艺术造诣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谓之艺术大家或大师，毫不为过，是真正的艺术大才。

康生还是大文物鉴赏家，与之相随的便是大收藏家，这方面留在下一节专门谈论。

03 大盗康生

康生痴迷于文物古籍，精鉴赏，是文博专家，鉴赏大家，同样是属于大师级别的，在文物方面，门儿清，样样精，精书画、版本、砚台等文房和杂项。

说他对文物古籍的精通和痴迷，就说两件事：明版《醒世恒言》，世存四部，十分珍贵，康生拿到一部，为衍庆堂 39 卷本共 20 册，估计为建政初期的敌伪收缴品。康生差人仔细将这本书每页

托裱、内加衬纸，重新装订，有缺页处，一律染纸配补，由他亲自校订。他还仿写宋体木刻字，为该书补写 70 余处，约 3670 余字，可见其造诣颇深。

“文革”中，康生垂涎大藏书家傅惜华的藏书，多次跑到北京市文管处询问：“傅惜华的书集中起来没有？”并且一再嘱咐：“他的书一定不要丢失和分散。”1969 年 10 月 18 日上午，康生得知傅惜华的书已经“抄”出并已经集中到国子监藏书库，赶紧驱车前往。到了又脏又冷的书库，他一屁股坐在一个破木箱上动手挑书，就这样，71 岁的老头子，嘴唇发紫了，鼻涕都流出来了，一个人竟挑了 3 个多小时。

康生如此精通又痴迷文物古籍，自然就想占为己有，属于自己的藏品才心安和甘心。如何获得想要的东西？康生大权在握，自然有办法。

在“文革”前，康生常以借条的方式占有一些文物。1956 年，故宫博物院太和殿展出一方唐代陶龟砚，被康生看中，说是“借”去看看，后又久借不还，还被康生编入“康砚第五十三号”。故宫博物馆不好入账，只好为康生办了调拨手续，归康生所有了。

“文革”中，则通过抄家，把一些收藏家的大量珍贵藏品据为己有。自 1968 年至 1972 年，康生先后到北京市文管处 32 次，窃取图书 12080 册，窃取文物 1102 件。其中有大批宋元版和明版的珍本、孤本图书，有 2000 多年前的青铜器，有 1000 年前的古砚、碑帖、书画和印章，还有 30 万年前的玳瑁化石等，都是一批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珍品，有的还是绝无仅有的国宝。

康生利用权力，为所欲为，巧取豪夺，获得了大量珍贵的文物古籍，成为了大“收藏家”，但他这个名号却是抢劫盗窃得来的，名为大藏家，实为大盗。

04 几个问题与思考

关于康生在政治上的作为和行径，还有思想上的问题，自有他的组织结论和政治上的定论，我这里便不多说了，他的学问和才能也不深谈，我只想就他巧取豪夺公私文物一事，简短的提出一些问题和想法。

一、康生为什么可以为所欲为侵占公私财物？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就是他有权有势，所以霸道，从而霸占。

二、康生的权势为什么不受制约？这就牵涉到权力的来源问题，与权力架构有关，最根本的是体制。

三、康生思想上极左，为什么私欲却极强？康生大肆掠夺文物是在他权势熏天之时，那正是极左时代，一大二公，不能有私欲，可是康生却私欲膨胀，可见他是个人格分裂的人，那个时代也是个虚妄的时代。

关于康生掠夺文物，我可以提出许多问题来，并作深入的思考，但这不是学术文章，便不作太多讨论了。

最后，我只能说康生既是个有大学问的文人，又是个很有文化的大流氓，这既是他个人的造化，也是时代造就的。

历代名词欣赏（我思我在）



我思我在：南京人，毕业于华东师大数学系。文革后，在兰州大学数学系计算数学专业深造两年。1988年以访问学者身份留学加拿大，从事学习与科研，在模糊数学进行计算机图像处理上发表数篇论文。退休前，在一家跨国公司的软件研发部工作二十余年。爱好甚多，兴趣广泛。

《钗头凤》（红酥手）【南宋】陆游

红酥手，黄滕酒。满城春色宫墙柳。
东风恶，欢情薄。
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
桃花落，闲池阁。
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陆游，千百年来，中国历史上一位广受敬重的诗人。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诗词中只有一个字：“爱”，爱国，爱情。他爱江山破碎的祖国，他爱被迫离异的前妻。悲剧的爱，炽热，苦涩，至死不渝。爱的感天动地，爱的催人泪下。

这首《钗头凤》描写的是作者爱情的悲剧。唐婉，陆游的原配夫人，一位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绍兴十四年（1144）陆游二十岁时与十七岁的唐婉完婚，婚后两人情投意合，恩恩爱爱。谁知，陆母见小两口如胶似漆，唯恐误了陆游科举考试、金榜题名，唐婉又未能生育，对儿媳产生恶感。不到三年，曾参与包办婚姻的陆母，强逼陆游休妻。随后，陆游在母亲的安排下娶王氏为妻，唐婉依父命改嫁皇家宗亲、同郡宗人赵士程。绍兴二十一年（1151）的一个春日，陆游在家乡山阴（今浙江绍兴）沈园与前来游赏的赵、唐夫妇邂逅。唐氏征得赵士程同意后，派人给陆游送去酒肴，以表对陆游的抚慰。作者百感交集，醉酒，压在心底数年的感情顿时迸发，赋作此词，挥笔于沈园壁上。真实的故事，悲情的词句，千古名篇，感人至深。

上片追忆甜美的爱情生活，以及被迫离异的痛苦。起首三句回忆往昔与唐婉同游沈园的情景。“红酥手，黄滕酒。满城春色宫墙柳。”黄滕酒：宋代用黄纸封口的美酒。那一天，满城春色，繁华街道的两旁绿柳婆娑。二人在沈园游览，小憩对饮，爱妻嫩滑红润的双手，为词人斟上香醇的美酒，体态轻盈，情意缠绵。同样在春天，同样在沈园，往日的柔情何曾忘却！然而，绮丽良辰、春色美景，不复再来；琴瑟相和的伉俪，无端地被拆散了。原因何在？“东风恶”，狂吹乱扫的东风，摧残了爱情的鲜花！蕴含深沉，而又无法直说的激愤。“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两情欢悦仅仅不足三年。分离的这几年，忧忧寡欢，离群索居，满怀思情愁绪。痛恨，悔恨！喷发而出：“错，错，错！”如江河之水，一泻而下，撼天动地。谁之错？自己懦弱之错？母亲蛮横之错？封建礼教之错？无法明说，不便明说。一杯苦酒，终生苦涩！

下片，由往事的感伤回到凄凉的现实。首三句，书写沈园重逢时唐婉的神情，“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浥：湿润；绡：生丝织品，鲛绡，神话里鲛人所织的绡，极薄，后泛指薄纱，此处意即手绢。沈园，依然是“红酥手，黄滕酒”那一天的春光，人却面目全非，憔悴了，消瘦了，失去了当年红润娇美的风采。唐婉悲伤难忍，泪水不止，洗尽红色的胭脂，浸透薄绸的手绢。“空”，朝思暮想，空悲切！字里行间，充满作者对前妻的疼惜与怜爱。看到唐婉这副模样，词人心情沉痛，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儿，无力保护自己心爱的女人，愧疚、自责、痛心疾首！重逢后，词人痛苦的心情难以排遣，“桃花落，闲池阁。”，如桃花一样艳丽的前妻，被“东风”欺凌，受感情煎熬，红颜凋谢，精神萎靡。自己就像池塘上的空中楼阁，闲置、冷落，毫无生活的乐趣和寄托。“山盟虽在，锦书难托。”两人曾立下终生相爱、白头偕老的海誓山盟，词人从未忘记。如今连倾诉关爱的书信都无法寄给对方了。爱到不能爱，割又割不断，何等凄惨！“莫，莫，莫！”罢了，罢了，罢了！声情俱烈，一唱三叹，万箭穿心，仰天怆然！

这首词一气呵成，凝练凄绝。刻骨铭心的眷恋，难以言状的悔恨，无力挽回的哀伤，荡气回肠，“惊天地，泣鬼神”。

绍兴二十六年（1156），唐婉再次来到沈园，看见陆游的这首题词，感慨万千，作和词《钗头凤》（世情薄）。同年秋，香消玉殒，抑郁而终，年仅二十八岁，可谓魂断沈园！

与唐婉的未了情，让陆游遗恨终生，沈园成了他切骨之痛。在晚年，他写下多首感怀沈园、思念唐婉的泣泪诗作，七十五岁写《沈园怀旧》二首；八十一岁写《梦游沈园》二首；八十四岁，垂

暮的他写下《春游》：“沈家园里花如锦，半是当年识放翁；也信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一年后，这位大诗人带着他悲剧的爱，对祖国、对前妻，离开了人世间。

（注：千百年来多误以为陆游与唐琬是青梅竹马的表兄妹。但根据有关历史文献记载，查阅两家各自的家谱，陆游母亲祖籍江陵，今湖北荆州。曾外祖父是北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名臣唐介，陆游舅父一辈中并无唐琬父亲唐闳其人。唐琬父亲是浙江山阴人，唐翊之子。千古讹传，源自南宋末年周密误读了刘克庄《后村词话》，将其中唐琬后夫赵士程与陆母家族的关系，当成唐琬与陆母家族的关系。）

二零二零年七月十一日

词牌《钗头凤》简介

《钗头凤》，又名《折红英》《惜分钗》等。相传本名为《撷芳词》，因北宋宫内有撷芳园而得此名。南宋陆游因无名氏词中原有“都如梦，何曾共，可怜孤似钗头凤”句，改名为《钗头凤》。但原《撷芳词》上下片末没有叠字，故与原《撷芳词》有别。双调，仄韵、平韵、以及仄韵平韵兼用，均有，字数有五十四、五十八、六十字等，以六十字为主。以下列出本词牌格律的常见的三种格式与范例。

格式一，六十字，上下片各十句、七仄韵，两叠韵，两韵部递换。范例，南宋陆游词：

红酥手，黄滕酒。满城春色宫墙柳。
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平仄平平仄。
东风恶，欢情薄。
平平仄，平平仄。
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中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仄。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
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平仄平平仄。
桃花落，闲池阁。
平平仄，平平仄。
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中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仄。

格式二，六十字，上下片各十句、三仄韵、四平韵、两叠韵。范例，南宋唐琬词：

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
仄平仄，平平仄，仄仄平平平仄仄。

晓风干，泪痕残。

仄平平，仄平平。

欲笺心事，独语斜阑。难，难，难！

仄平平仄，仄仄平平。平，平，平。

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

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平仄平平仄。

角声寒，夜阑珊。

仄平平，仄平平。

怕人寻问，咽泪装欢。瞞，瞞，瞞！

仄平平仄，仄仄平平。平，平，平。

格式三，五十八字，上下片各九句、七仄韵，一叠韵。范例，南宋史达祖词：

春愁远，春梦乱。凤钗一股轻尘满。

平平仄，平仄仄。仄平仄仄平平仄。

江烟白，江波碧。

平平仄，平平仄。

柳户清明，燕帘寒食。忆，忆。

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仄。

莺声晚，箫声短。落花不许春拘管。

平平仄，平平仄。仄平仄仄平平仄。

新相识，休相失。

平平仄，平平仄。

翠陌吹衣，画楼横笛。得，得。

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仄。

词牌符号含义如下：

- 平：填平声字（阴、阳声）；仄：填仄声字（上、去或入声）；中：可平可仄。
- 粗体字：表示韵脚字。

狗聊系列 27-28（李江）



李江：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退休媒体编辑、记者。中作协会员。出版作品：《双面人生》（上海文艺出版社，上下卷，四部集。获三年一届黄河文学奖一等奖，入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提名）、《笑面猴》（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绝色股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人狗情缘》（北大方正集团，全国网络长篇小说大赛优秀奖）、《飘飞的蝴蝶》（中国当代十人小小说作家丛书第二集）。

二十七

一大早，疯子就又开始吵吵：
以为，远远逃开
就逃离了更痛楚的伤害
永远漂泊
就漂白了哀恸的色彩
不肯结疤的记忆
却总是扭动着新的姿态

.....

让狗算命者：“这娃，满脑子咋装下的这些个？我在世时，上边要求我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那么十几个名词，我是死活背不住。”

蹭鸡儿媳者：“问你句不该问的话，你的一长串情妇的名字，你个个记得记不住？”

让狗算命者：“照实给你说吧，长得好的，亲近点的，自然是记得住的。那些长相差的，一两夜情的，别说名字，还真是连姓也记不得了。”

蹭鸡儿媳者：“跟自个上了床的女人，甚至连姓和名字都忘了，真是不可思议。”

让狗算命者：“那是你身边只有个你儿媳妇，经过的少哇。所以，你这辈子是够亏的。”

蹭鸡儿媳者：“想经，也得票子呀。我一个下岗职工，拿什么去经？”

贪官不屑：“多嫖几个女人，也算本事？还在这里炫，都什么档次？包过主持人吗？歌星、影星吗？真是！最多，可能也就是睡个把武大郎老婆之类的罢了。”

让狗算命者：“听上去，你口气可是不小，你睡过你上边说的那些个？”

贪官：“没睡过，但是，见过，摸过，跟上大领导蹭过。”

私企老板嗤：“还说公平，公平吗？有人蹭明星，有人只能跟着儿子蹭鸡儿媳。”

蹭儿媳者火起：“你妈的狗嘴里放什么屁？你不就是个爆发户？活该，现在跟我一样，躺在这里。老婆跟司机一起过日子了吧？”

刚来的女人：“没有，现在跟我老头在过。”

私企老板愕：“你扯什么鸡巴蛋？你老头子比我媳妇大整整二十岁。”

女人：“你爱信不信，那天你埋汰我。我就想告诉你的，只是话到嘴边没吐出口。现在相信我说的话不假了吧？这城里，半城的房子都是他盖的。”

私企老板吼：“是我盖的！你男人他只不过是我的一个项目经理！”又喃：“这个臭婊子，也忒快了，难不成，我还在世时，两人就勾搭上了？”

女人：“别冤枉人，是你死后，他们俩人才勾连上的。你那儿子，根本就是怂货一个，为躲债，逃出去大半年。你老婆六神都没了主，多亏我老头，帮你媳妇四下里下好话抹墙补洞。你媳妇感动得不成，主动投入我老头怀抱的。”

私企老板：“听上去，你还美滋滋的。不吃醋？”

女人：“吃什么醋？钱弄来就成。靠他一辈子，累死，也没整来那么多钱。我放化疗，儿子的房子、车子、结婚用的一切，全是从你老婆那出的。”

私企老板：“这婊子，她哪那么多的钱？债主追着要债时，我让她给我从她娘家整点，她给我诉了一大堆的苦。”

女人冷笑：“你以为你们男人一个个聪明，其实，根本玩不过女人。她亲口给我老头说的，知道你靠不住，私底下，今天弄点，明天挪点，整了不少呢。我嘛，已经得了癌症，也就睁一眼闭一眼。只要我儿子能享上福，就得了，是不是？再说，大夫也一再对我说，要把啥都想开点，什么情呀爱呀，都是扯蛋，钱才是最实惠的。”

疯子：

灯光诡异闪烁

布景疯狂变幻

睁眼闭眼之间

场面总是似曾相识

人来人往过后

情节仍旧老套直白

只有疼痛

每次都是新鲜的体验

一遍遍锋利地划过

所有柔软娇嫩的空间

.....

私企老板：“疯子，你的嘴能不能闭一会儿？正烦着呢！”

狗：“公平、正直、诚信、友善……”

让狗算命者：“师爷，你又来凑什么热闹？”

狗：“你刚才没记住的那几个词，我可是全记住了。”

让狗算命者愕：“你咋记住的？”

狗：“地上那个疯子——就是经常来墓地砸那科长坟的那一位，我时不时地跟他出去遛一圈——跟着他，安全嘛，大家伙都躲他不及。他老在那标语墙前停下来，反复念叨上边的那几个词，所以，我也就跟着记下了。”

私企老板：“全市的这些标语，都是我的公司刷上去的。为揽这活，给了文化局管这事的主一大笔，还泡了两次妞。”

女人：“提醒你一下你，现在已不是你的公司，是我家老头的公司。”

疯子：

小心翼翼的笑声

在雨天的喉结里打了个转

不需要出发

也无处可去

丁香花在阴霾中谢了又开

每一次转身的企图

都再次放飞了点滴聚拢的笑声

伤心的大雁再也没有回来

只好期待一次惊天动地的塌陷

嫦娥和女娲都被绝望掩埋

几只年轻的蜻蜓

帅气地将银河抖开

天空有了可以仰望的色彩

疼痛和记忆在漫天的哭声中开始传递

气流掠过的每一个树杈都伸展成V字

尘封的墓碑纷纷起身抱头痛哭

身后 白玫瑰在悄悄的绽开

六月的风又一遍检阅我们的表情

终于

所有的星星都有了温柔的依赖

月亮也坦然地走出来

并有了哭泣的冲动

遍地眨动的眼神

等待太阳坦率地升起

所有的伤痛不再卷土重来

.....

让狗算命者：“师爷，他丫丫的这些，你能记下来吗，明白扯的啥吗？”

狗：“不行，太复杂。你们都不明白，我咋能明白？我只能记着标语墙上那几个词，简单。”

一大早，女人就唱上了：

花篮的花儿香，

听我来唱一唱，

唱一呀唱

……

让狗算命者：“哟，看把你兴奋的，在地下，还这么乐呵。”

女人：“昨晚，儿子给我托了个梦，说是进了他老爹的公司，当了总经理。哎，你说这人的命，干得好，不如嫖得好哇。”

私企老板：“做你妈的狗屁梦。谁信。我还有儿子呢，死了不成？能轮到你儿子？”

女人：“你爱信不信。我昨晚做的梦真真切切，我儿子前来给我报信来着，说是下半辈子，真是吃不愁，穿不愁。”

私企老板：“真他娘的异想天开，又一个神经病。”

女人：“你爱信不信。还有呢，你媳妇，竟然也跟我儿子有了一腿，不然，为啥我儿子能进你公司。”

私企老板：“扯你娘的蛋，他爷父俩是什么金钢钻，把我老婆吸引得不成？”

女人：“唉，王八找绿豆，它就对上眼了，你有啥办法？我儿子悄悄给我说了，也就跟你媳妇耍耍，等坐稳了，就一脚蹬了她，还给他老爹。”

私企老板：“疯子！又一个疯子！”

狗爷：“她说的是实话。我仨这两天，天天出去打打野食，在那个跳了楼的沙锅店主的店里，老见着一对男女去吃沙锅。两人嘟嘟囔囔地说些话，我全听下了，跟刚才她说得内容一模一样。”

私企老板大愕：“真有这回事？”

狗：“真的，一点都不假。”

人类学家：“现在量子科学研究有了新突破。人的意识，可以超越现实，与远处的亲密对像产生互动。所以，托梦，是可信的……”

私企老板骂：“这个婊子中的婊子，以前我怎么没看透她。看在我的葬礼上，她哭得昏天黑地的样子，当时，还让我挺感动。没想到，我尸骨未寒，她就骚成这样！一人伺爷父俩！”

炒股亏本跳楼者问狗：“沙锅店还是我老婆在开吗？”

狗：“我本来就想知道你，你先问上了。你那弟又回来了，跟你媳妇，也就是他原来的媳妇重又过上了。”

炒股亏本跳楼者：“咋回事？不是她去找我弟，我弟有了证券公司的年轻女人，不要她吗？”

狗：“现在又要了。我听，好像是你弟把那股票上挣的钱，在那女的身上花了不少，可是，那女的看不上你弟，嫌他档次太低，重又跟了个小白脸，将你弟撇了。你弟弄了个人财两空。所以，重又回来找你媳妇——不对，找他原媳妇回来过日子。两人重打理想起沙锅店的生意了。”

跳楼者：“这个婊子！这一对畜牲！生意咋样？”

狗：“呃，好得不得了，每天都人满满的。不然，那一对，怎么天天去吃？而且，我发现，她是一三五跟这女人的儿子去吃，二四六，跟女人的老公去吃。”

私企老板：“婊子，婊子！”

疯子：“昨日黄土陇头埋白骨
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
金满箱 银满箱
展眼乞丐人皆谤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
到头来
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蹭鸡儿媳者：“疯子，你能不能闲了你那臭嘴。我们正听热闹着。”

狗：“我还正要跟你说话呢，我仨前几日又去了趟公园，你的那些个残疾朋友们还在说你呢。”

蹭鸡儿媳者紧张：“说我啥？”

狗：“说你当鸡的儿媳实在是嫌你儿子窝囊，最近，撇下你儿子，带着你孙子——说不定，也是你儿子，跑回老家做去了。你孙子那性病，听说一直就没治好。”

蹭鸡儿媳者默。

私企老板：“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老子与儿子，一同搞一个婊子，还整出个不知道是儿子还是孙子的性病秧子！”

蹭鸡儿媳者：“你日能，老婆咋让人家爷父两人睡？有本事，你从这爬出去，收拾你老婆去？你妈格逼的，你以为你还是个什么满墙挂着宣传的大老板？”

私企老板：“我恶心你，一个蹭鸡儿媳的下三烂。”

让狗算命者：“烦不烦，两人是一说话就针尖麦芒，刀刀见血。”

狗：“我也要对你汇报。”

让狗算命者紧张：“汇报什么？”

狗：“我仨路过那马路牙子，看见你儿子又在找那算命先生算，问，究竟他儿子是你的种还是他的种。”

让狗算命者认真：“算命先生是咋说的？”

狗：“算命先生掐着指头算了半天，又追问了你儿媳最后一次跟你儿子的同房时间，坚定地告诉你儿子，说，他就是你儿子的儿子，不是你的儿子。”

让狗算命者：“这就好，这就好，不然，他们咋相处！不过，我仍是心里不踏实，按时间算，那小家伙，应该是我种的。你再给我算算。人的话，掺杂了私心，不可信。那算命者，也就是想挣钱，肯定是哄得我儿子高兴，顺着他的心思说。我倒是更相信你的话，我和你没有什么利害关系。你们狗不是嗅觉什么的，特别的灵嘛，托你哪天他带我孙子出来时，你上前去闻闻，究竟身上是我儿子的体味，还是我的体味。”

人类学家嗤：“愚昧。”

社会学家：“人把控不住自个命运的时候，就会倾向于迷信与伪科学。”

炒股亏了跳楼者：“你们一个个别打岔！我问狗正经话呢。狗，我弟他们生意为啥那么好？你看出啥门道没有？”

狗：“当然看出了。我发现，他用的，又是你们刚开店时用的地沟油。”

跳楼者：“还有呢？”

狗：“好像你兄弟和你媳妇——噢，她媳妇——不对，是你两人共同的媳妇，私底下悄悄说，还往里放了罂粟壳。”

跳楼者：“难怪。这狗损，就不怕城管来抓。”

贪官：“我就是管城管大队的。那帮子全让你们这样的喂成狗了，还查？你装什么蒜？”

跳楼者：“你看看，这地方小了，拐两弯，就到了一起。看来，你确实是贪了不少，不然，为啥要上吊？”

贪官：“你懂个屁，是有人逼着我，不死也得死。知道吗？”

中学老师：“以前，我在学校，耳根还算清静，怎么到这里来，全是这些乌七八糟的事情，真够恶心的。”

贪官：“老师，你别清高。也许，是你傻。你以为你学校就清静干净？你们校长，我要不死，他可能就得死，知道吗？细节我就懒得给你讲了。你吃过燕窝吗？没吃过罢？有句顺口溜：第八类人，是教师，不识燕雀啥东西。”

疯子：

今晨，
星光璀璨
当你飞翔的翅膀
穿破了黑暗
我知道
你已经找到了回家的方向
心光灿烂
光明的梦想
点燃了内心深处的希望
……

社会学家慨：“真是个好地方，我要抓紧了，写本社会学新书，下次让儿子带出去，找国外的同学发表了，准能获世界大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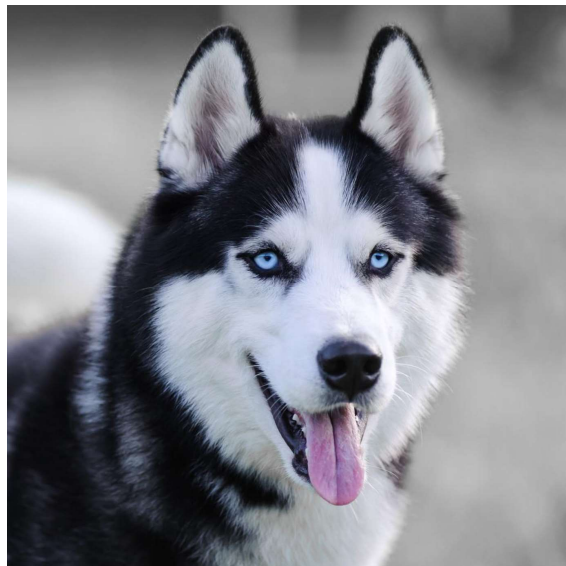
人类学家：“死了都还想着功名，你出得去嘛？扯蛋。”

文化干部：“在这样的环境，再好的人，都得变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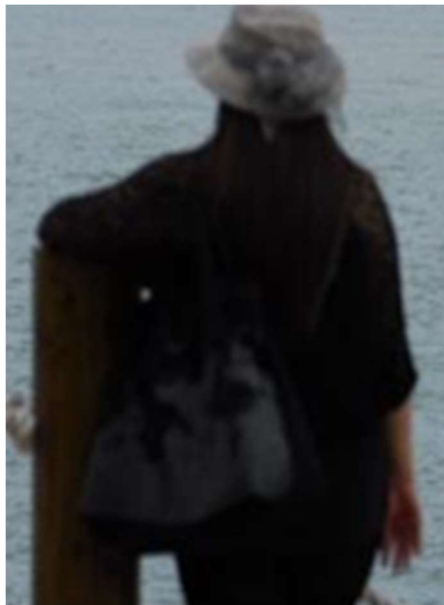
被地上疯子老砸碑者：“变傻！比地上那个老砸我碑者还傻！”

原市长：“以前，我觉得，世界是那样的，到地下来后，才发现，世界原来是这样的。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也愚蠢，”

厂长：“同感。”



姍竹专栏 《鹊桥仙》



姍竹，幼年由祖母和父亲启蒙，学习诗词格律。十九岁离家读书时开始写作，曾获荆州第六届七夕诗会一等奖，并在《青年文艺家》，《北京文学》，《诗神》等刊物上发表过诗歌散文。辍笔多年，刚拾旧爱。现旅居加拿大卡尔加里，在落基山下听风读雨焚雪品茗，有采他乡石之心无攻玉之意，淡泊不志明。

鹊桥仙 迎春花

槛栏薄露，鹊鸣声里，才织就黄金缕。
晓寒疏影弄纤枝，风烟起、飞花飘絮。
离歌别酒，吴箫楚赋，难敌盈衿愁绪。
石阶凉透绣罗衣，西楼下、怕闻人语。

小重山 迎春花

细缕琼绦半映门，故园幽草碧、又成茵。
斜枝老树黯黄昏，寒烟散、阶下绿成尘。
栖鹊倦归云，离歌游子意、落花魂。
明年何处旧时春，休追问、谁是看花人。

童歌专栏 《纪念伯父王曾汉》



童歌：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受父亲影响，自幼酷爱文学。大学期间开始写诗。曾多次在校刊上发表诗作与文章，同时也在当地的文学期刊上发表诗作。1988年赴加留学。刚来时英文水平有限，又忙于学业工作，无暇写作。大约十二年以前开始学着用英文写作。已陆续在英文文学杂志上发表一些短篇故事并获得三个文学奖，一次列入获奖提名名单。现为阿省作协会员。

尽管我从小就知道我的伯父王曾汉是中华民国的飞行员，二战时牺牲，但从未想到过写一篇纪念他的文章，因为我对他的生平几乎是一无所知，直到不久前的两件事启发了我。一是《流》在去年连续两期发表了我的老友王宏纪念他先父——卧虎藏龙作者王度庐的文章，二是最近我失联多年的堂姑和堂姐找到了我，从她们那里我了解到关于伯父牺牲的一些细节。

我从小听到的家史都是母亲告诉我的，包括父亲的家史。但母亲对父亲的家史只有粗略的了解。不知为什么，父亲反而不怎么提及他家的事。所以我对伯父的了解也非常有限。当我们年轻时，从未想到过去探索父辈的故事，等到醒过闷的时候，往往为时过晚。

下面是我从母亲，堂姐和网上了解到的关于伯父的点点滴滴。

伯父王曾汉是家里的老大，生于1915年，是中央航空学校——简称中央航校——第六届毕业生。我无从查找伯父入校时的年龄，只能根据网上的资料做一些推断。



伯父王曾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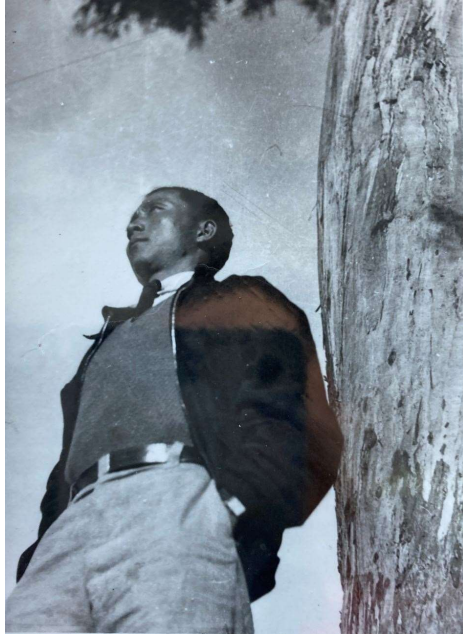
中央航校成立于 1931 年，新生要先进行六个月的入伍士兵教育，考试及格后升入本科。本科分初，中，高三级，各四个月。初，中级班学习基本飞行。高级班专习驱逐，攻击，侦察及轰炸飞行。如果航校每六个月招一次生，那么第六期新生应该是 1934 年入学，那一年伯父是 19 岁。如果航校每一年招一次生，那么第六期新生应该是 1937 年入学，那一年伯父是 22 岁。

据母亲讲，伯父开的是运输机。他牺牲的那一天，有大雾，本不应该飞行，但是长官下了命令，不得不飞，结果飞机升空不久就撞了山。

我一直不知到伯父殉难时的年龄和地点，直到不久前我的堂姑和堂姐找到了一些信息。伯父牺牲于 1943 年，殉难地点是湖北恩施，享年 28 岁，当时还是单身。下面是堂姐在网上找到的有关伯父牺牲的记载：

与驼峰空运类似，云雾、雷雨等恶劣的天气是空运队的头号杀手。1943 年，林大纲牺牲仅半个月后，胡碧天、王曾汉驾驶 C-47 “华山号” 在恩施附近遇云雾撞山失事。1944 年 2 月，侵华日军发起 “一号作战”，6 月 23 日，敌犯衡阳。此时的空运队一面为参战的中美空军部队提供空运保障，一面向困守孤城的中国军队空投武器与给养。

从上面的记载可以推断母亲的讲述是准确的。1. 伯父的飞机在云雾中撞山。2. 他属于空运队。



伯父王曾汉

据母亲讲，父亲将哥哥牺牲的消息一直瞒着父母，怕他们承受不了。但是据堂姑讲，当时军队派人找到爷爷奶奶的住处，通知了伯父的死讯，而且带了一些礼品，还留下一块降落伞的白绸子和一段绳子做纪念。我相信堂姑的记忆，因为他们当时都住在同一个大院子里，那么这个消息怎么能瞒得住爷爷奶奶呢？还有一点，就是伯父没有遗体，也没有骨灰。我到网上查了一下，当时很多烈士都没有遗体，埋葬的都是衣冠冢。父亲是家里唯一生存的孩子（还有一个伯父年幼时病故，一个姑姑成年后病故），所以他代表家人去参加了一个纪念仪式。但在亲属之间，没人知道纪念仪式是在哪里举行的。

伯父生前曾经是三，四十年代影星王人美，金焰和秦怡的朋友，并介绍家父与他们相识。我家的老影集里都有他们的照片。



为了查找伯父的信息，我无意中了解到当时中央航校和中国空军英勇悲壮的历史，并在不知不觉中将这篇文章写成了纪念中国空军的先烈们。

中央航校的前身是成立于南京的中央军校航空队。1930年，蒋介石决定在航空队的基础上，择址杭州笕桥蚕校（现浙江理工大学）扩建为中央航空学校。（顺便说一句，我觉得“恩施，笕桥”这些名字真美）。1931年春，校舍，机场等建成，并设立机构，采购飞机，招生办学。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央航空学校迁至云南昆明巫家坝原云南航空学校旧址，并改组为空军军官学校。1943年冬，这所学校又迁至属于今巴基斯坦的拉合尔。抗日战争胜利后迁回杭州笕桥。网上的一篇文章《1700个为国牺牲的青年，平均年龄只有23岁，来自抗战时的同一所学校》中所说的学校就是笕桥中央航校。

当年这是一个英烈辈出的地方。中国空军航空学校是抗战时十分出名的学校。因为从毕业到牺牲平均时间是6个月，所以校门口写着一句话：“贪生怕死莫进来”。他们还有着最悲壮的校训，刻在一方石碑上，“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兵舰阵地同归于尽！”

资料显示，在抗战时期，中央航校共有4300余名空军将士以身殉国。其中有17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先后在杭州笕桥航校学习、训练，又与日寇作战，为国殉难。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23岁。





另一篇题为《历史上最震撼毕业照，47 人中有 30 人为国捐躯》的文章讲的是中央航校第十二期第一批留美学员的故事。他们的毕业照中一共 47 人，其中 30 人对日寇空战中牺牲（白十字），成为整个抗日战争中数不清的无名英雄的一部分，其中最大的 24 岁，最小的 19 岁。我想任何人看了这张照片，都会被他们的勇敢和献身精神所震撼。



相信大多数人都知道的林徽因的三弟林恒，就是中央航校的毕业生，他于 1941 年在击落一架日军飞机后壮烈殉国。还有张锡祜，著名教育家张伯苓之子，中央航校三期生，1938 年驻防江西时殉国，时年 27 岁。其家书写道：“儿虽不敏，不能奉双亲以终老，然亦不敢为我中华之罪人！”



张锡祜



航校学生

用今天的话说，进入笕桥航校的飞行员大都是“高富帅”，其中不乏名门望族子弟，有的毕业于顶尖学府，有的是归国华侨。航校的教练机购自美国，顾问也是美国人。最初的飞行员从黄埔军校

毕业生中选拔，随着战事的扩大，后来面向全国招生。具有高级中学以上文化程度、年龄 18-24 周岁、体格达标者均可报名。空军飞行员的培养非常严格，淘汰率很高，能毕业的都是其中佼佼者。毕业的飞行员被称为“飞将军”。

据说那时觅桥航校很有名，到那里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有成群结队的男女学生，有归国侨胞，还有国内的工商团体。尤其是一些名媛淑女，歌星影星，慕英雄之名而去，使觅桥添了不少英雄美人的佳话。我想这就解释了伯父是怎么结识了如金焰王人美这样的明星。有一位空军的傅清石将军撰写的“西子姑娘”的歌词真实地描写了当时的景况。后经知名音乐家刘雪庵先生谱曲，明星周旋演唱，曾传诵一时。

西子姑娘
傅清石

柳线摇风晓气清 频频吹送机声
春光旖旎不胜情 我如小燕君便似飞鹰
轻渡关山千万里 一朝际会风云
至高无上是飞行 殷情期盼莫负好青春

铁鸟威名震大荒 为君亲换征裳
叮咛无限记心房 柔情千缕摇曳白云乡
天马行空声势壮 逍遥山色湖光
鹏程万里任飞扬 人间天上比翼羨鸳鸯

春水粼粼春意浓 浣纱溪映花红
相思不断觅桥东 几番期待凝碧望天空
一瞥飞鸿云阵动 归程争乘长风
万花丛里接英雄 六桥三竺笼罩凯歌中

这首歌无疑给当时的航校和中国的空军抹上了浪漫的一笔，而那些逝去的，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那些破碎的，是一个个家庭，是一颗颗亲人的心。那时的爱情，纯真而惨烈。那种浪漫，也成为了真正的血色浪漫。

在武汉“4.29”空战中，第四大队飞行员陈怀民的战机在击落一架敌机后受到 5 架敌机围攻，他的飞机油箱着火。本可跳伞求生的他猛拉操纵杆，战机拖着浓浓的黑烟，向上翻转 180 度，撞向从后面扑来的敌机，与日军王牌飞行员“红武士”高桥宪一同归于尽，年仅 22 岁。陈怀民牺牲后，国民政府在武汉举行追悼大会会有两万多人参加。而他的女友得知他牺牲后，穿着陈怀民送的旗袍跳入了长江。



陈怀民

黄荣发，生于广东台山一个富裕家庭，中央航校八期生，1941年成都空战中牺牲，年仅27岁。未婚妻在葬礼上举枪自尽。



黄荣发和未婚妻

安息吧，伯父，您从未谋面的侄女在此祭奠您的英灵！安息吧，先烈们，历史永远不会忘记你们为保家卫国付出的鲜血与生命！

所有内容均来自网络和作者投稿，本刊仅提供平面载体供大家方便阅读。我们对文中观点保持中立，对所包含内容的准确性、可靠性或者完整性不提供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不对文章观点负责。版权属于原作者。

All contents are from Internet and submissions. FLOW magazine only provides a convenient platform for everyone to read. We remain neutral on the text. We are not responsible for the accuracy, reliability or integrity of the contents contained. The copyright belongs to the original author.